

# 永懷吳鐵城先生

梁子衡

吳鐵城先生逝世後，我曾寫過一篇追悼短文，現在一晃已三十週年了。他是永遠活在我心坎中的一位長者，每談到過去的政治人物，我差不多都談到他，以他為政治領導者的一個典型。

我曾多次寫過葉公超、趙元任、徐復觀幾位先生，我說葉先生由學轉政，故在政治舞台上始終能保持一種灑脫的風度，但亦因此，自陷於中國「士」的傳統，自置於政治與學術之間的悲劇角色；趙先生學生以學者自守，因沒有染上政治的氣味，故能以「士」來，亦以「士」去，而使人享受清風明月的快樂；徐先生由政治轉學，故在學術上始終擺脫不了政治上帶來的輕愁，亦自置於政治與學術之間的悲劇角色。

我是三十九年由香港返國時，由李樸生先生的引見，才認識了吳鐵老，因為他有開闊的胸襟，故政治上的輕愁始終掩沒不了他的瀟灑。聽說有一次他參加本黨——中國國民黨的紀念週，他的老幹部很詫異的問他，為什麼有興趣來參加紀念週。他說：「我不參加這些會，還能參加什麼會？」此事傳開後，有人以為他「發牢騷」，其實他只是出於幽默。如沒有豁達的襟懷，就不會有這樣的幽默。

常帶着一副笑容，帶着一份對人關懷的愛心的吳鐵老，他已超然於名利權位之外。在我個人

來說，對他的愛心方面，我永遠忘不了下列一些小事：

有一次華僑協會改選理監事，秘書人員拿了一份候選名單請示他，他看了之後便問：「樸老帶過中央黨部一個肥仔來看過我，他也可以列入候選名單。」這「肥仔」便是筆者。

有一次，當時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三組主任的鄭彥棻先生，擬把我由第三組第三室的總幹事調任僑委會第一處的處長，可能是李樸老把消息報告吳鐵老，事隔半個多月仍未發表，鐵老在台北賓館一個酒會中見到我，把我一拉，很關心的說：「聽說彥棻要調你到僑委會當處長，為什麼還未發表，要不要我催催他？」我立即答覆鐵老說：「我現在是鄭先生的部下，一切由他安排，請鐵老萬萬不要催他，以免別人說我找關係、走路線！」鐵老也很快的說：「好小子，真小心！」不過，後來我真的轉任僑委會第一處處長去了。

有一次我奉派赴泰國公差，事情也給鐵老知道了，他有一天來電話召見，並約定在他公館午飯。晤面時，他把東南亞的政情、僑情詳加分析，使我上了寶貴的一課。

我認識吳鐵老後，我曾細心觀察他，他是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偉人中的一人，他每做一事物

成一局，這個「局」不是指他搞小組織、搞小派系，而是網羅天下英才而為天下用，人才因此而聚，局亦因此而成了。試看他在中央黨部秘書長任內的專門委員會，人才不分派系、不分老少、不分地域，統統開誠廣納，而使成為黨中人事任用上的美談。

鐵老擅於調和折衷，鄭彥棻先生在追悼郭澄先生的大文中引用過關尹子的語錄：「利害心愈明，則親不睦；賢愚心愈明，則友不交；是非心愈明，則事不成；好惡心愈明，則物不契。是以聖人渾之。」我認為這個聖人之「渾」用於鐵老的性格，亦頗為恰當。

我認為無學問者不能「渾」；無氣量者亦不能「渾」；無愛心者更不能「渾」。鐵老以此聖人之「渾」，瞻矚到東北的形勢，判斷了東北的前途；亦以此聖人之「渾」而化解了東北政治上的困局、軍事上的危機、人事上的誤會。

鐵老更以此聖人之「渾」，以配合先總裁蔣公之英明與果斷，而完成了黨中許多艱鉅的任務。

我今日執筆來寫這篇紀念鐵老逝世三十週年的短文，我無法、也無資格來宣揚鐵老的事功，僅能略表後輩對這一位長者懷念和敬佩的真情。

(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廿五日寫於台北郊居)